

賈神父的照相簿子

走向天主



我應放輕，但也不要尋到我內  
亦根俱絕時才放輕。應該放輕，  
逐漸地，我超越前進，心可擊中  
之物甚遠。離。

# 走向天主

賈神父的照相簿子



## 光明靜好

「常願把自己放在自己願意的地位上，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心理，常使自已不安。五個手指頭不能一般長，天主安排人各有其位，……要謙虛、心平氣和地接受自己肉體上或智能上的限度。……一切都是為了『愛』，『愛天主，愛人』。」這是賈彥文總主教寫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日記，也是他到花蓮靜養後所寫的第一篇日記。

民國七十三年賈彥文總主教在台北總主教任內第一次中風，當時他五十九歲。之後兩度中風。八十九年八月底，賈總主教隱退至花蓮。當時的他身心極度脆弱，只記得少數老友的名字，無法閱讀任何書籍。

當我們看到賈總主教在日記裡寫：「好好活今天。不因病痛，而求早死；不因健康，而貪生怕死。」我們心裡深受感動。「中風後，什麼都不記得了，」賈總主教說：「你無法體會中風者的痛苦。」是的，我們真的無法體會賈總主教在病中所受的苦。賈總主教總是謙良溫柔地承受，「我把我的一切不舒服，即所謂的病苦都為中國教會奉獻，愉快地接受它。成了我生活的本質。」日記裡真實地透露了賈總主教如何面對痛苦。於是痛苦，全成了天主的恩寵。

最近賈總主教喜歡引述聖女小德蘭的在病中的一句話：「天主給我的苦，我一點也不願意少受。」我們同樣不能知道，在這病中，天主賜給賈總主教的恩寵有多深。

無意間，我們在賈總主教的書櫃底層發現了一疊老相本。其中一冊封面寫

著「偉大與魯汶」，打開「賈神父」的照相簿子，第一頁貼著三張照片，兩張修士紀念照，一張攝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張攝於民國三十八年，還有一張聖伯多祿大殿與廣場的明信片。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總主教還是個「小修士」時的樣子，我們感到新鮮有趣極了。接著，我們看到了賈總主教在傳信大學的生活照，晉鐸時的照片，晉鐸後至魯汶，之後回台灣服務於台南教區、嘉義教區、花蓮教區、台北總教區時期的照片，以及退隱花蓮後的幾張日常生活照。

從照片我們跟著賈總主教回顧了他「走向天主」的路程。我們彷彿看見七十年前，河北省太行山下一個小村莊，一個十一歲的小男孩辭別家人到修院裡修道。

基督服務團在信仰上、生活上深受賈總主教的照顧與栽培，我們懷著感恩的心，邀請林保實修士整理挑選了各個時期的照片，請賈總主教口述回憶，並摘錄蒐集來的資料與日記，編彙成《走向天主》這本書與大家分享。

照片依照年歲與拍攝地點排列，從賈總主教的表情與姿態能看到他心靈的成長和成熟——從「走向天主」到真正進入與天主結合的那自在、光明靜好的境界。

這一年多，在花蓮的高山大海間，賈總主教的健康慢慢好轉。為賈總主教來說現在的幸福是「靜」，好好準備自己，面對天主。「回憶都是感恩，認識天主的旨意」。

賈總主教願意將這本小書獻給他的父母親、家人及朋友。

基督服務團 謹誌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 目錄

啟程（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	4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我由上海乘船經法國馬賽，再搭火車至羅馬。	
羅馬傳信大學（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至民國四十一年七月）.....	5
在羅馬傳信大學求學四年，於民國四十年七月十五日晉鐸。	
比利時魯汶（民國四十一年八月至民國五十年十月）.....	15
民國四十一年傳大畢業，我心裡只想去魯汶，因為雷鳴遠神父曾在那裡住過、工作過，覺得唯有去那裡才能接近雷神父，接近雷神父即能接近天主，也才能接近一種思想：「好好服務中國教會。」	
台灣台南（民國五十年十二月至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20
民國五十年十月十一日離開了工作九年的魯汶大學，到義大利乘船返回台灣，於台南教區服務，負責大專學生的工作。服務學生，是我心愛的工作，因為我從心底愛著每一個人。	
嘉義（民國五十九年七月至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29
自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十六日晉陞主教後，感覺自己直接地在向天主負責，也使我深深體會到跟天主更接近，祂是我的父親，別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要在天主的愛護領導之下，為兄弟姐妹服務，並使我的奉獻更完整。	
花蓮（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至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	37
在花蓮教區當主教時，主日常到鄉下的天主堂作彌撒，彌撒後留下與大家一起吃飯，飯後唱歌跳舞。回程，看到風景好的地方，下車撿石頭、玩玩水。	
台北（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至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42
民國六十七年晉陞台北總教區總主教，民國七十三年中風，赴法國休養。我一生對天主最親密的經驗是在法國南部「生命之母中心」，會院每日的默禱，即一小時和主親密結合的祈禱。	
退休（民國七十八年至今）.....	50
退休前是天主恩寵在我身上工作最深入的時刻。內心與天主結合，為主而完全奉獻；在天主內為人服務，愛人而不求人愛，知所割捨。	
附錄.....	59
病中日記	
大事年表	

# 啟程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

這

是我(左二)在中國大陸最後的一張照片。攝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由上海赴羅馬前夕。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號，攝於法國馬賽山上聖母堂旁。我們幾位修士從上海乘船到馬賽港，航程約一個月。在馬賽停留了三天，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士接待我們，其中一天領我們上山到聖母朝聖地。照片中的兩位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曾在中國四川服務。



# 羅馬傳信大學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至民國四十一年七月)

## 從

馬賽搭火車至羅馬。經過一處隧道，因為落石，火車不能通行，我們改搭汽車，再轉火車。我們行李留在火車上，當我們至羅馬取行李時，所攜帶的中國樂器等全都不見了。那時年輕心無牽掛，家裡早被共產黨佔領了，音訊全無，離開中國時，只攜帶幾件隨身衣物。當時也不知道羅馬什麼樣子，到了學校（即傳信公學），前三個月要講拉丁話，後三個月開始講義大利話。



1948



1949





一九四八年終第一次登  
伯鐸大殿時照根師  
伯鐸致使照瞎于于  
故藉此自勉以免瞎  
眼歸國也

一九四八年五月



贈繪

王秀谷修士他是不会

忘掉我的

小尔



**羅** 馬傳信公學的修士來自五十多個國家。每個人都  
有個號碼，我是七號。服務修士生活的修女們，  
都以「號碼」來稱呼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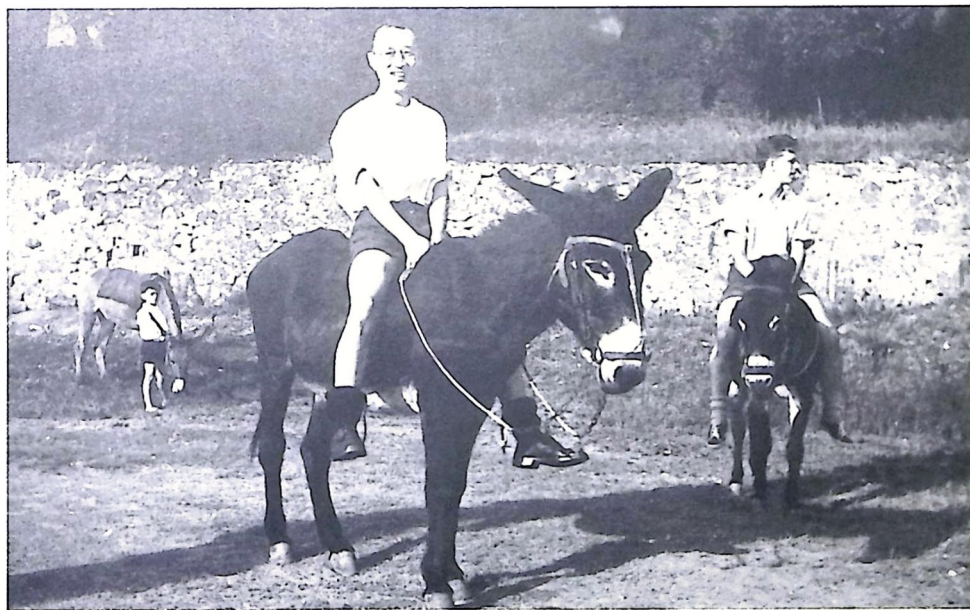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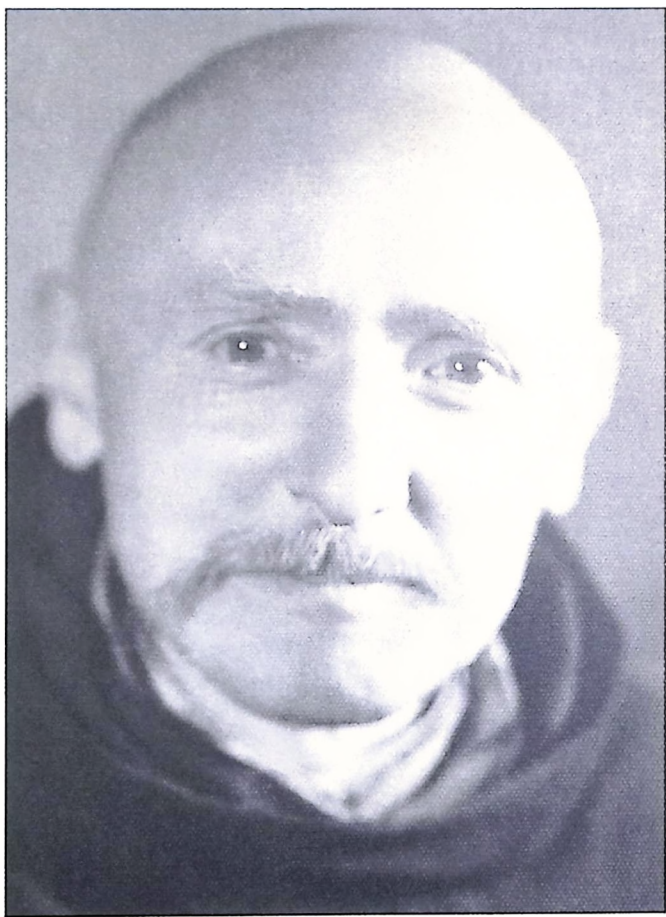
我當組長時，有次組裡一位黑人修士生病了，他晚上  
需要喝點東西，我送東西去給他時，他身上沒穿衣服。  
我一直以為黑人只臉黑，身體不黑，沒想到身體也黑。

在羅馬傳信大學就讀時，各國學生每廿五人一小組，

他（賈彥文）擔任小組長。有一天，他那組分配到整理球場，由於面積不  
大，只須十人，因而在中午休息前，他宣布：「這裡有張白紙，志願的人請  
逕行填上姓名。」過了一小時，他發現那張紙依舊空白，當下有些惱怒，心  
想：「你們都是那麼優秀的人才，竟然連這點小勞役都不肯奉獻？」話到嘴  
邊，念頭一轉，說：「你們都那麼謙虛，是否想與大家一起分享幹活的樂  
趣？」全體大聲的附和，清潔工作做得又快又好，也化解了不必要的怒氣。



在我的生命中，對我  
發生最大影響力的人，  
要算是雷鳴遠神父。可  
是我只見過他一次。那  
是民國廿六年七月初，  
我才十二歲，進入小修  
院第一學年結束時，正  
預備返家度暑假，在正  
定火車站，遠遠地見過  
他一次。他當時推著一  
部自行車，穿的是灰色  
的耀漢兄弟會會衣，有  
人圍著他，有人走向



他，有人說：「那是雷神父。」我並未能走近，便上了鳴笛的火車。不幾天，即爆發了中日戰爭。但在以後的歲月裡，我都直接或間接的經常與雷神父有關的人士發生接觸，並結為朋友，晉鐸後的第一個工作也與雷神父有關。「一滴血」這本雷公在宣化修院的演講記錄，不知在自由中國教會人士有誰存有？我第一次讀到它，是在北平石門總修院，怎樣得到，如今一點也

記不清了。只記得讀了以後，才對中國天主教的產生、雷公的奮鬥，有了深深的了解，一種「忠於教會，鞠躬盡瘁，死而不已」的決心，也因之而生。數年後在傳信大學又有幸再度閱讀（好像是從法國傳來的），因珍視這本小冊恐怕遺失，遂把它拆開，動員了一些同學，各分數張，迅速再抄寫一本，存傳信大學中國圖書館。同學們得知，都視為奇書，急不可待地爭相閱讀。雷神父的精神，那時是如何地活躍在傳大同學們的心中。多少年後每遇到當年忙中抽空抄寫「一滴血」的同學，大家總不忘談起那段往事，真是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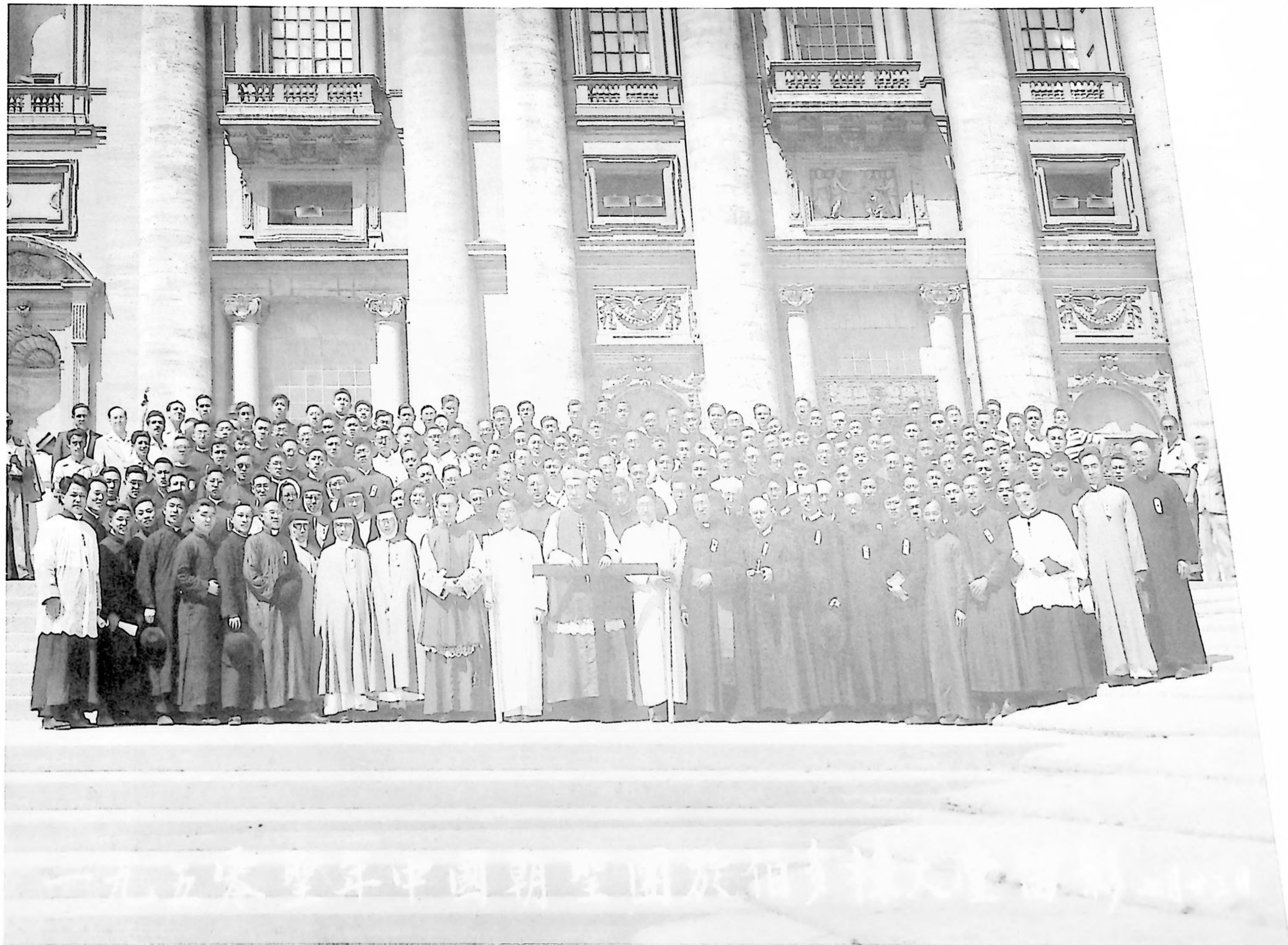
——選自《雷鳴遠神父專刊》第四集，耀漢小兄弟會發行，民國八十年六月出版

在北京就讀北哲學院期間，經常與為人醫眼的雷震遠神父往還，慢慢從「二雷」的雷震遠神父口中，了解「大雷」——雷鳴遠神父主張並親身實踐的「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奉獻精神，對雷鳴遠德風義行更加景仰，並深受其刻苦、謙遜、不氣餒、把握時機支配環境、忠於諾言所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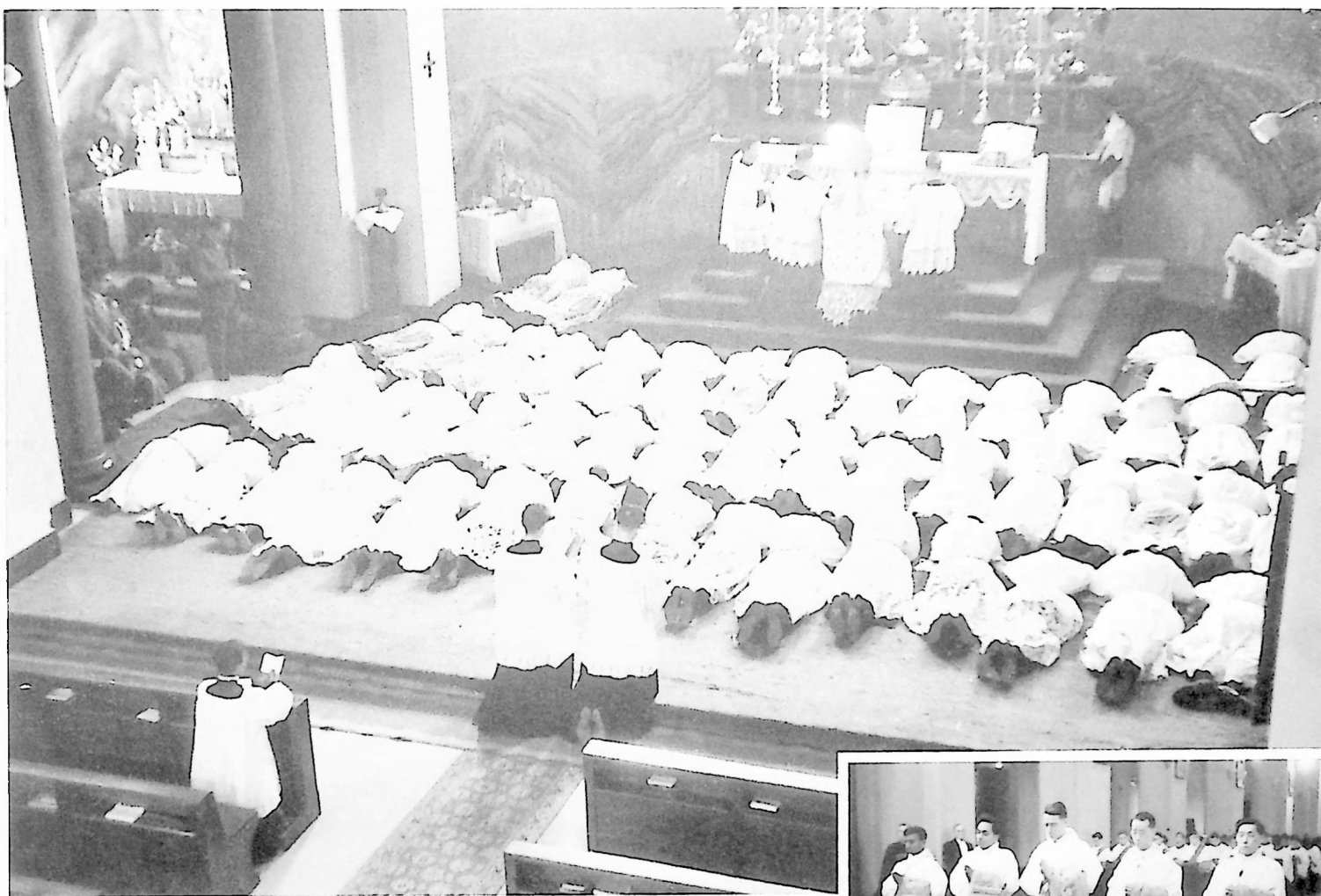
——錄自《國魂》月刊，八十六年八月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聖年中國朝聖團於伯多祿大堂留影。一九五〇年聖年，教廷朝聖委員會在羅馬郊外空曠的地方搭了許多帳棚，讓各國朝聖者有住的地方。那時我是在羅馬讀書的中國修士，能有機會為中國來的朝聖者安排帳棚、交通車等，覺得很高興。尤其是為修士們安排住的地方，與各修會負責人聯絡，服務得很高興。

彥之公司 鍾惠存  
侶起服務人生  
雷震遠 敬贈



一九五零年中國朝生團次相(攝大正四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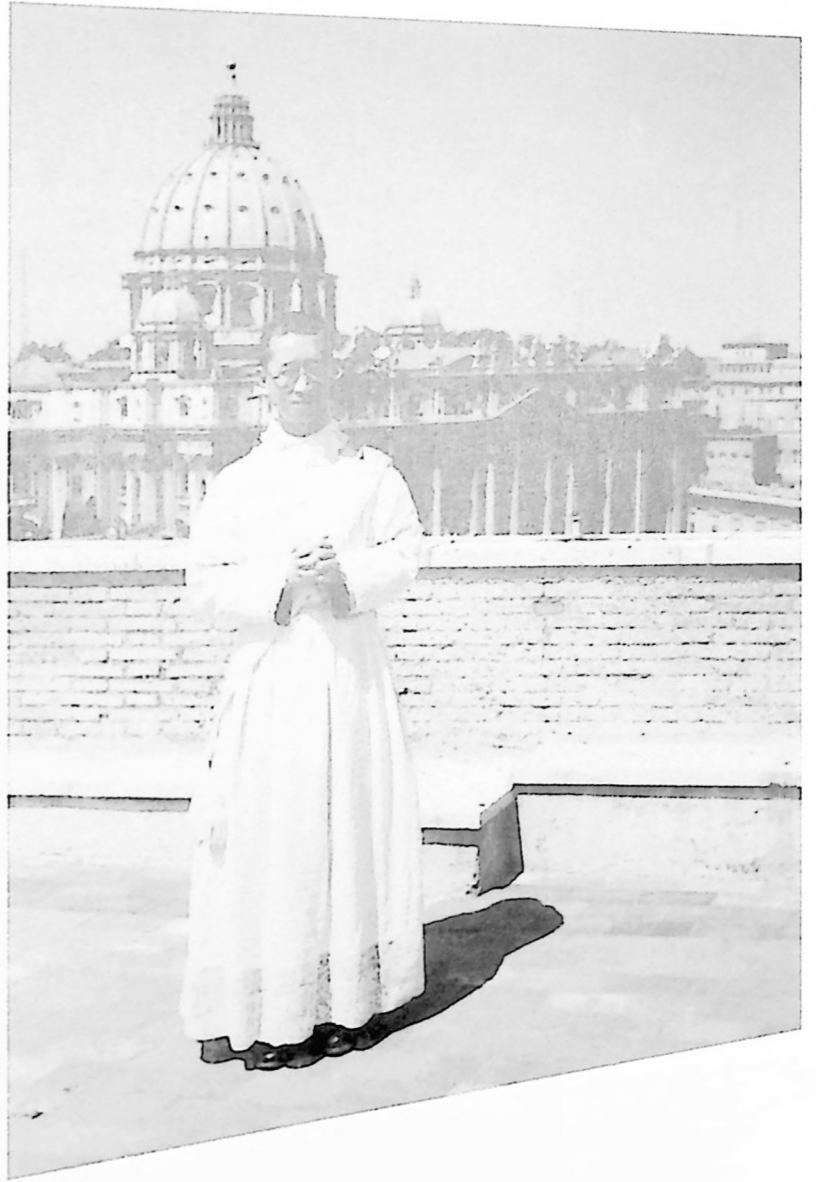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聖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羅馬傳大領受五品。「我要遵照你的話撒網。」（路五）當時聖經裡這句話特別觸動我，很清楚要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



彥文司鐸  
 首次獻祭  
 第二耶穌  
 精神一偉  
 羅文評識  
 七月十五日  
 一九五二

民國四十年七月十五日晉鐸。整個禮儀使我深深進入耶穌心中，使我全  
 屬於祂、在祂內生活，服務教會，聖化自己，聖化他人，要成聖。



民國四十年升六品後，在傳信公學樓頂眺望伯多祿大殿，攝影留念。



民國四十年七月十五日在傅大別墅祝聖為司鐸那天，我準備了兩瓶酒，以及一些餅乾，請朋友到我房裡來。房間小桌子上只有照片裡這麼個小架子。最上面是教宗碧岳十二世為我升神父的降福，照片右邊是國旗，左邊是教宗旗。教宗旗的下面是雷鳴遠神父的照片，國旗下方是正定教區陳啟明主教的照片。





升  
神父後，同學要各自回自己的國家，傳信公學院長陳啟蒙席（Mr. Cenci）領我們一起去見教宗碧岳十二世。陳啟院長（教宗右側戴眼鏡者）一點架子也沒有，非常平易近人。



晉

鐸後赴比利時前，與施森道神父合影於米蘭主教座堂前。

# 比利時魯汶

(民國四十一年八月至民國五十年十月)

我一九五一年晉鐸，一九五二年傳大畢業。我心裡只想去魯汶，因雷神父曾在那裡住過工作過，覺得唯有去那裡才能接近雷神父，接近雷神父即能接近天主，也才能接近一種思想：「好好服務中國教會。」於是就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剛放暑假，即整裝赴比利時了。

到魯汶後，即與「中國之家」及其「住客」結了不解之緣。提起「中國之家」，就必須從一九二〇年說起，

那年雷神父赴歐服務中國留學生，經過數年努力，於一九二五年在巴黎成立「中國之家」，一九二六年中國六位主教的祝聖後，他在回中國之前，又在比利時魯汶成立「中國之家」，「使中國人在比利時有自己的一个角落。」為了這事業的發展，遂又成立了「財團法人中國公教之家」。「中國之家」是一座相當老的房屋，座落在魯汶大學圖書館附近，位置非常好。在那裡雷神父開始聚集他的追隨者，訓練他們，在比國給中國學生服務，在中國給中國主教服務。這真是一個「以服務中國為中心」的新興團體。

提到中國學生輔導司鐸的工作，我覺得還須強調，在中國教會史上，雷鳴遠神父是起始第一人。如上所述，他一九二〇年被派赴歐照顧中國留學生，他不僅在法國、比國展開了服務留學生的運動，而且瑞士以及其他國家，亦受到他的影響。如瑞士「儒斯定之家」的創辦人沙利主教，即是因雷神父的緣故，而開始照顧中國留學生的工作。所以這段服務中國學生史，真是既偉大而又有趣，既辛酸而又光榮。正因著雷神父赴歐起始這個工作，中國教會的問題，才隨之進入歐洲教會重要人物——乃至於教宗——生命中，而因為這些人物介入，中國教會才向前邁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步，那即是一九二六年中國六位主教的祝聖——「中國教會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



直到一九五六年，魯汶大學才正式任命中國人為第一任輔導司鐸，並將「中國之家」交國人管理。我即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負此責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有中國留學生到比國魯汶讀書，但大都是自費。後來因中國時局的變化，共黨篡國，許多青年神父、修士逃出大陸鐵幕後，都想乘機在國外進修，充實自己，以期將來回國，能更多為祖國服務，於是歐洲有名的幾個公教大學，即成了中國神父讀書的中心：如巴黎的公教學院、西班牙馬德里、瑞士的福利堡、比利時的魯汶……到處都有中國神父，而尤以魯汶為多，我想這必也是因雷鳴遠神父影響的緣故。一九五二年當我去魯汶時，在那裡已由李貴良神父同其他有關人士組織了一個「大學委員會」(Comit e Academique)，由出名的學者雷邁特教授為主席，聖母聖心會一神父為秘書，負責協助中國神父在比國深造。中國神父數額最高時，曾到達廿五人之多。其後教友學生日增，亟需經濟支援和精神輔導，這責任便於一九五六年秋首次落在我的肩上。

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二日，趁于斌總主教赴比訪問的機會，在午餐會上，魯汶大學副校長代表校長宣佈我為魯汶大學中國學生的輔導司鐸。自從那時起，留學生的一切問題全由我來負責。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留學生的生活問題——獎學金。

當我負起這個責任時，自覺沈重艱鉅，第一個計劃，便是爭取朋友們的協助，成立一個獎學金委員會。經過幾個月的奔波，終於一九五七年初成立了「鳴遠獎學金委員會」。



在

魯汶時騎單車出遊。那時連出去遊玩，都穿戴得很規矩。



民國四十七年露德聖母顯現一百週年紀念，中國朝聖團由張維篤主教（前排中）率領，我由魯汶前往參加。在露德聖母朝聖地，我（前排左一）很喜歡在聖體遊行之後，跪在聖母態像前繼續祈禱，把自己完全奉獻給聖母。

有一次我正祈禱，忽然有人拍我一下說：「請你聽我告解。」我問他講哪國語言，他答英文，我說我的英文不太好，他說我們可以交談，你就可以聽我告解，結果一連聽了好幾位朝聖者的告解，還有一次在告解亭一連聽了三個小時。

在比利時服務留學生的那段時光。心情很愉快，暑假期間學生到友人的別墅釣魚。



民國五十年八月十五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祝聖十四位主教，其中有三位中國主教——羅光主教、杜寶晉主教、鄭天祥主教。羅主教邀請我參加典禮並同他回台南教區服務。

禮儀從上午八點鐘開始，禮儀結束時已經中午十二點。十四位主教在伯多祿大殿轉一圈降福大家時，教宗累得睡著了。下午陪羅主教晉見教宗。教宗說：「以後不再一次祝聖這麼多位主教了！」

有一次別人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這麼忙，壓力是不是很大。教宗回答：「晚上，我衣服一脫，什麼都沒有了。」真是一位幽默的教宗。



教宗與神文序  
羅光主教與教宗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



# 台灣台南

(民國五十年十二月至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羅光主教任命我為副主教，穿蒙席禮服。

我與「中心」的關係，可以說在沒有「中心」以前即建立了。民國五十年三月初，羅光主教被任命台南主教時，他便囑我與他同回台南教區服務，並說明讓我負責台南教區大專學生的工作。任命在我歸途中就發表了，從那時起我即開始關懷台南成功大學天主教同學。



民國五十年十月十一日離開了工作九年的魯汶大學，到義大利乘船返回祖國，十二月二日抵台北，十四日抵台南。在台南車站歡迎我們的，除了兩位神父外，其餘的都是成大聖文生會的同學。

——《台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會刊》，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出刊

羅光主教在台南教區興建的第一件工程，便是「學生活動中心」。我們於民國五十年十二月抵台南，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便在成大附近，現在中心坐落的地方破土興建中心，同學們的高興真是無法形容。隨著一座「白宮」便在同年九月八日落成，從此同學們便有了一個家，不必再為了彌撒、活動而流浪了。

——《台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會刊》，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出刊



服務學生是我最心愛的工作，因我從心底愛著每一個人，每夕我默默地祈禱：「主，凡我接觸的同學，我都希望能為他服務，為他的幸福努力，把他領到您跟前來。主，如果我接觸不到的同學，我把他託付給您，由您來照拂。」

主，求您助我把一些有理想，有志犧牲的青年團結起來，讓他們作國家教會的中流砥柱，我今後種種工作措施，都當為適應每位同學的需要而安排，並求您導引有能力、有服務熱忱的同學來協助我完成這服務人群的心願。「中心」的宿舍將興建了，主，需要您財力、精神各方面的助佑，我願那宿舍成為薰培基督化青年的大本營，成為光榮您、建設祖國、發掘人才的地，其精神該是犧牲一己、超凡入聖的，主，求您降福！我整個心願皆奉託在您手裡！

主，求您降福我的工作及中心全體人員，願我們永遠為理想而奮鬥！

——《台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會刊》，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出刊

親愛的同學們：

「您們好不好？」我誠心地這樣向您們老調重彈。

勞燕分飛！自從您們一一歸去，這裡——博愛路十五號，您們集會處，就少了活潑的形影。縱然，街道仍是那麼車輛行人雜沓，可是對我，這裡似乎成了鴉雀無聲的荒野了。

暑假的生活過得如意嗎？為期三個月的假期又快要消逝了！每次看見那幾位「有家歸不得」的留校同學，使我格外為您們這一群有家可歸的「寵兒」祝福！在我眼前也跟著呈現著您們一個個熟悉的臉孔，看見您們過著溫馨、輕鬆、愉快的家庭生活；與雙親暢談、和弟妹遊樂，看看電影、溫溫功課、兼兼家教、遊山玩水，其樂也融融！是的，人不是機器，在一個學年的辛勞之後，您們該好好地休息一番，以恢復疲勞後的身心，絕不能又像在校中書呆子似的。於此，我得提醒您們，不要忘記把教義翻翻和多去望彌撒，這樣在一個月後，希望當您們回校時，我不但可以看見您們是身體、而心靈也是力量充沛的一群，把家庭和樂的精神帶到我們的同學會中。至於在軍中集訓的同學們，我也可以想到您們那荷著刀槍的緊張生活。我深信您們會盡量發揮公教青年愛國的精神，給同學立善表，希望您們也好好地利用這機會，鍛鍊自己的體魄和意志，成為祖國傑出、文武雙全的人才！不是嗎？我們正需要您們把軍人的精神帶回來，使我們的同學會能更有活力！

八月初旬，我曾北上，本想探候台北各同學，可是因為受時間與颱風的限制，而力不從心。又因為霍亂病的流行，連和大家重聚的機會都取消了。於此，我得再次多謝那幾位台北的同學，自動地到車站接送，而且當於台北期間，又常來陪伴，使我完全感覺不出身在台南，還是在台北。

最後，還得告訴您們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的活動中心快要竣工，將於九月八日落成剪綵；至於隆重的開幕慶祝，則要等到您們回來後再和歡迎新同學一併舉行。末了，願 天主和聖母降福您們和您們的家庭！

主佑

您們的指導司鐸 賈彥文啟

——成功大學聖文生會暑期通訊，民國五十一年八月



每主日下午兩時，騎四十五分鐘摩托車到安南區礮廠講道理、做彌撒。全體成員大人小孩總共有卅來人；獻祭地點每次更換，輪流在教友家客廳主持，彌撒後，傍晚時分，迎著清涼撲面海風慢慢馳回台南，心中很滿足地嚐到了傳教士的滋味。

——《台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會刊》，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出刊



唯有嚮往著無限的天主，才能  
使我們的心以無限仁慈的心  
腸去與人相處。



在彌撒中，舉揚聖體時，我心裡這樣祈禱：「主，我信你，我望你，我愛你。我為一切人祈禱。」因為我常說：「在彌撒中我要紀念你。」

舉揚聖體時該想起一切人。

一位司鐸應盡量地學耶穌的精神，完全奉獻自己。深入對耶穌的認識，口服心服地接受真理，接受耶穌的話，然後照著去做。深深進入祈禱生活，時時穿上謙遜的大衣。

在聖體跟前，融化於耶穌內。



天主教主教區第一屆傳教會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主曆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七日，台南教區於碧岳修院歡送羅光主教榮陞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廷任命前台北輔理主教成世  
光為台南教區主教。七月二十四日  
成主教就職。



# 嘉義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至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自去年(民國五十九年)我已離開了中心，但是在我自己感覺，那只不過是在地域上一個距離而已；在精神方面，我們並沒有分離。因為多次我也曾想：把我們連繫在一起的是那一點？是白宮——中心——這個地方？是成大這個大學？我想白宮跟成大都是一個機會，這個機會把我們聚集在一起，把我們結為兄弟姊妹，從那時開始，我們認識之後，我們便永遠團結在一起，團結在耶穌基督內，為我們國家、為人群而奮鬥、而努力，所以集合我們在一起的只是白宮，不只是成大，而是耶穌基督的精神藉著白宮，藉著成大，使我們聯合在一起；而這個聯合是永遠的，並不是因為地域上的改變使我們有距離。

去年七月十六日升為主教，到達嘉義之後，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也就是說在負責任的心理上，覺得自己背後已經沒有靠山了，已經不能夠再把擔子放在別人肩上了，而必須要自己擔負起來。在我的生命史上，這一個感受是非常重要的，為我的人生有很大改變，也就是在與天主接觸方面，更進了一步。因為在過去生活體驗中，老認為自己是在給他人工作，好似只是執行一種命令：如在歐洲，給學生服務，好似只是在替大學當局工作；回台後，中心工作也好，教區工作也好，好似是替主教工作。所以在我與天主之間，我的長上做了中間人。總是在長上之後，才到耶穌基督那裡。自從接受教區之後，自己感覺自己直接的在向天主負責，從耶穌那裡接到一種命令來工作。這個嚴重的責任感，也使我深深體會



到我跟天主更接近，他是我的父親，別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要在天主愛護領導之下，來給兄弟姐妹們服務，並使我的奉獻更完整；使我對宇宙觀、人生觀、處世做人的態度更簡化、更單純；使我對天主的信心也加強，對我自己的信心也加強，這是自己深深感覺到的一點。

自從接受教區，當了主教之後，才感覺到實在直接替耶穌在現世來奉獻自己，來為人群服務；如果不是群策群力，促進每一個人的成功，反而只是自私自利，那自己在整體當中又是多麼微小，而自己根本不是一整體內的活細胞，根本不會發生作用的。於是我感覺到關心整個的教會，關心他人的成敗，而對每一個人要表示合作，要真正的做到合作條件，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這一年深深所感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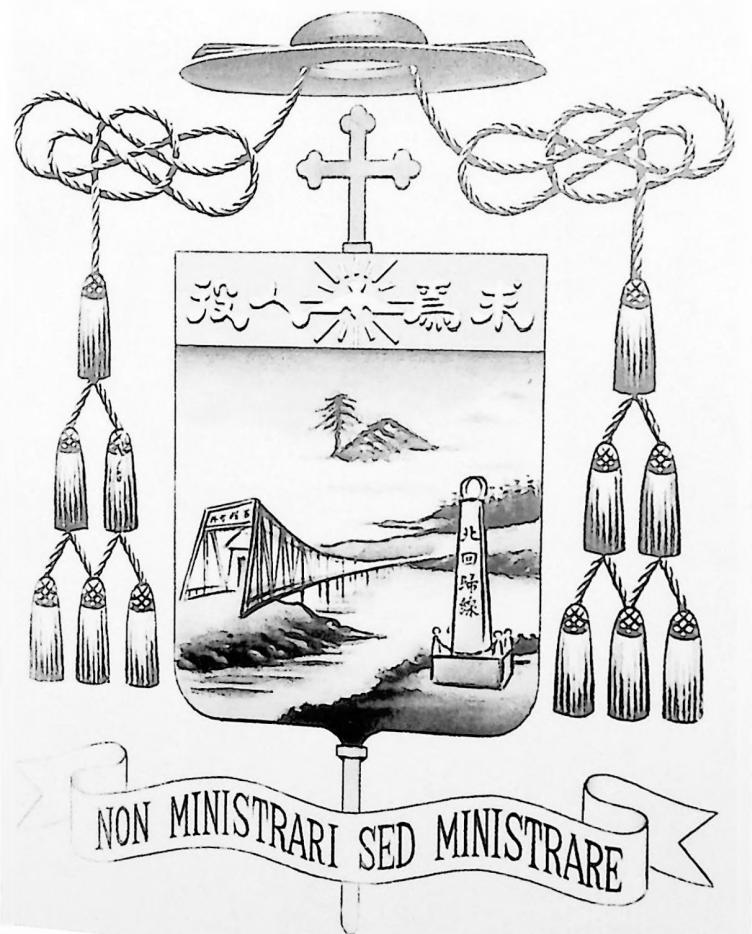
賈彥文 民國六〇年十月十八日於雲林斗六

（此為賈彥文總主教於嘉義主教任內任內寫給台南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的一封信）

# 民

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教廷任命賈彥文為嘉義教區主教，同年七月十六日祝聖就職。

「人子來不是為受服事，而是服事人。」（瑪二二八）因此牧徽上寫「求為人役」。牧徽中的阿里山與神木、西螺大橋、北迴歸線，代表著嘉義教區。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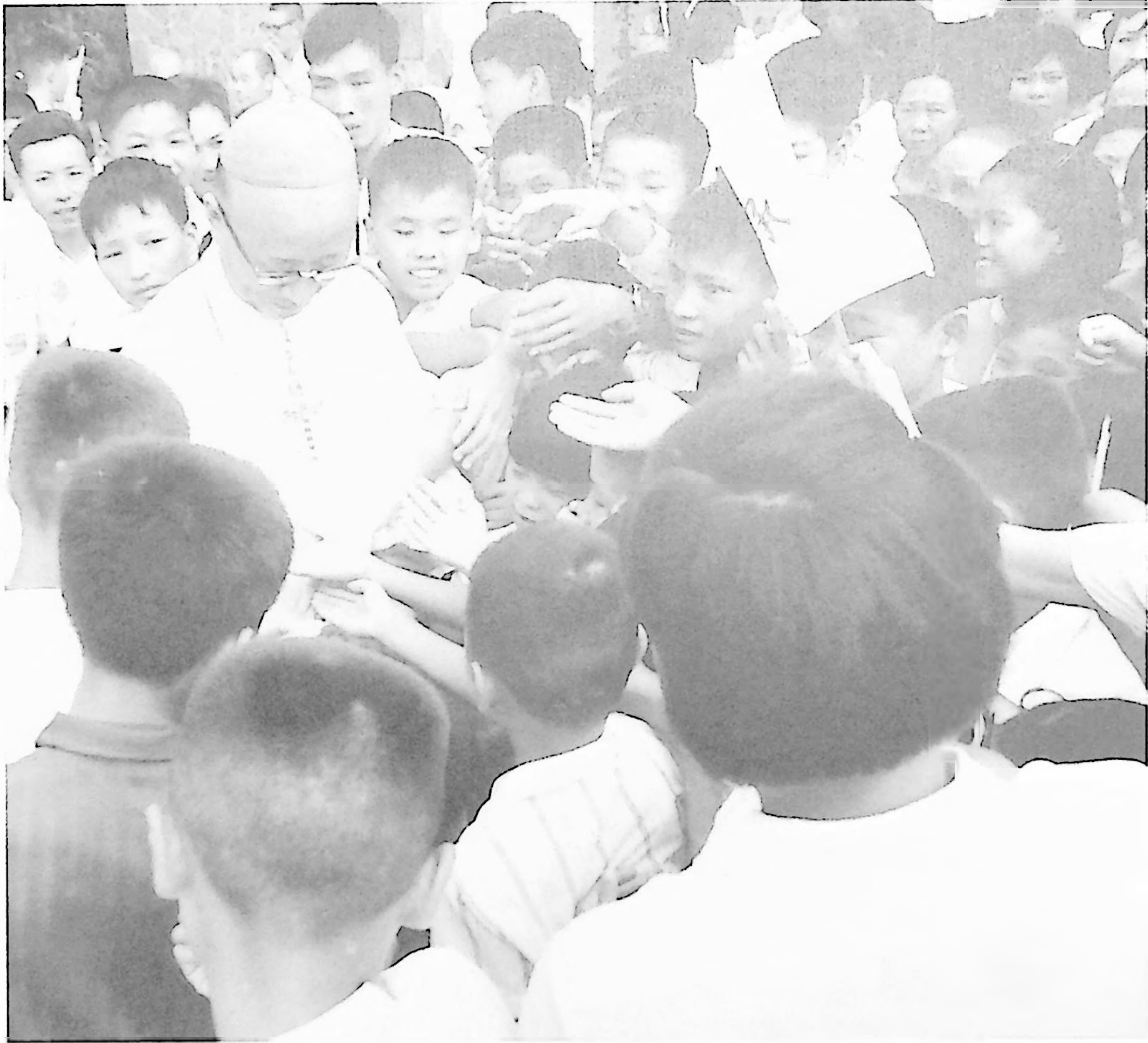
嘉義教區當主教時，我想辦法每個大瞻禮到每處天主堂作彌撒。平常只要神父願意，我讓神父安排，到他的堂區，一家一家的拜訪，每一家都去看一看，每一家照張像留念。有次嘉義的教友來花蓮看到我在這裡，就說：「呀！這就是我們常講的那位每家去拜訪的主教。」我是去看朋友，去看家人。許多堂區都好熟悉。





賈考文主教  
一九七〇首次視察鹿寮本堂區 九月二十日(永美攝)





# 去

年（民國五十九年）十

一月到菲律賓去參加亞洲主教會議，看到菲律賓青年對社會正義、對人類生活尊嚴，來抗議社會上種種不平的措施；當教宗保祿六世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召見四萬大學青年的時候，那個場面多麼動人，多麼偉大。青年的意志，青年的熱血，青年的理想，是多麼值得我們欽佩，那麼將來國家的前途，就在他們手裡面。

當我感覺到與天主的接近、關懷社會、關懷青年等問題之後，會感到自己的微小，越感到自己微小，越感到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是自己應該好好的鼓勵別人來做，協助別人來做，希望別人成功。我希望有志工作的人聯合在一起，來完成耶穌基督為社會服務的志願。

當感覺到自己的微小時，正是讓我信任別人、依賴別人、跟別人合作，促成別人的成功；使社會服務力量更能夠加強。我不能不想到雷鳴遠神父在臨終之前曾說的一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巳。」也就是說他自知已面臨死亡，要做的未能做了，但在死後仍要繼續工作。這種決心，這種完全的奉獻，這種勇於負責，至死不懈的精神，希望也能夠感染我，使我在感覺自己微小的時候能站起來，跟大家一起工作，死而巳。



——台南教區《天主教大專學生同學會刊》，民國六十年出刊

# 聖

母是萬世慈親，她是我的母親！



# 賈

「彥文總主教在這張照片背後這麼寫：「一個難得的鏡頭！」

左為賈彥文主教，右為狄剛主教。「做主教最先得益的是我們自己，」賈主教對狄主教說，「因為主教職務讓我們更有信德也更謙虛。」

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教廷任命狄剛神父為嘉義教區主教，七月二十二日在台北祝聖為主教。



# 花蓮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至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教廷調任嘉義教區主教賈彥文出任花蓮教區主教。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就職。此牧徽的意義：由聖神領導，在花蓮山水間傳福音。



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賈彥文主教（時任中國主教團秘書長）由于斌樞機及陶懷德代辦等陪同，搭飛機抵達花蓮。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報好消息的電報終於來到，帶來了教宗給的一件最美好、最罕見的聖誕禮物：一位主教，我們的主教，花蓮教區的第一位主教，賈彥文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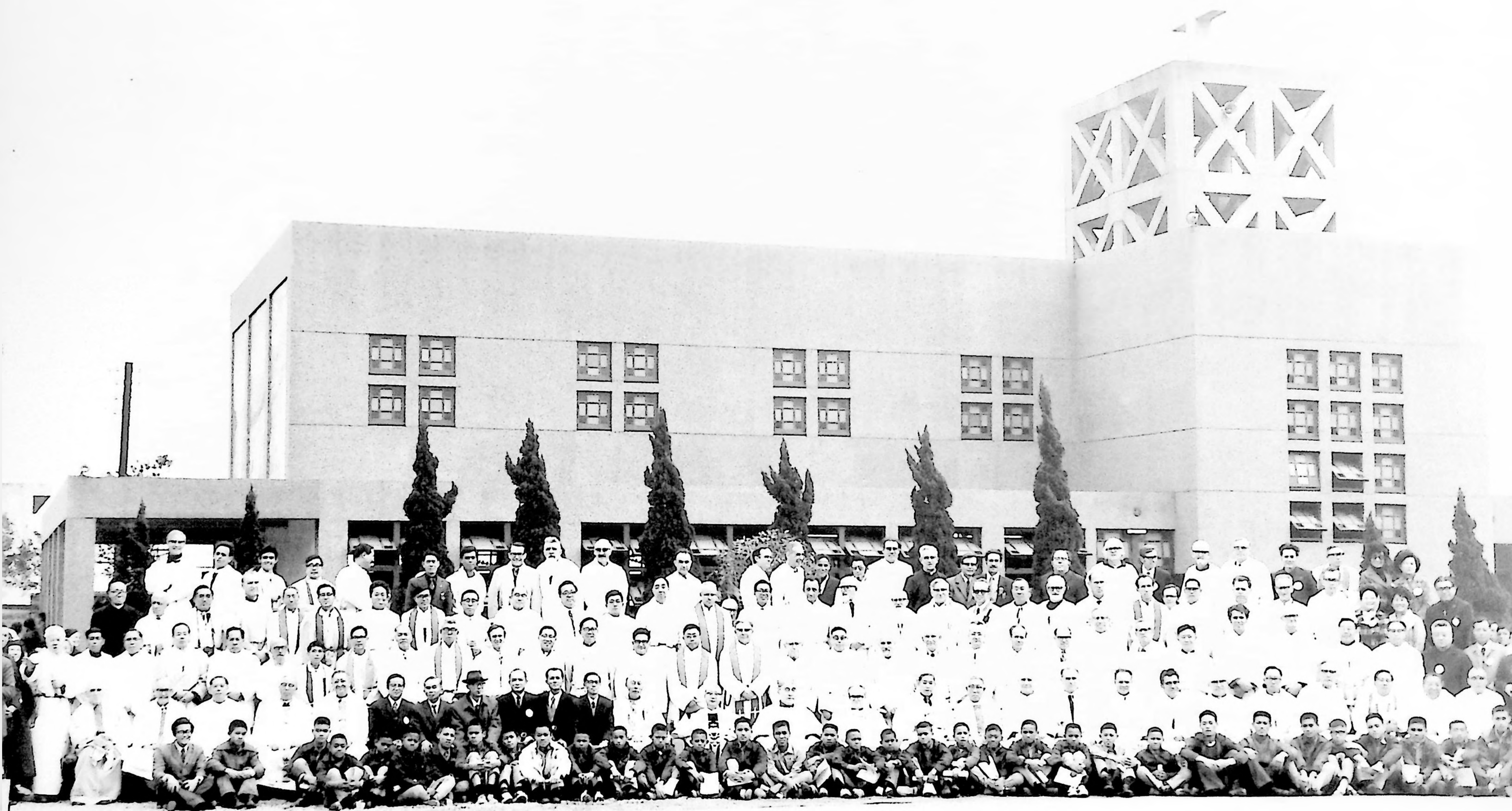
賈主教接受祝賀，拜別朋友，終於在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來花蓮就職。就職大典是在與花蓮全體神職人員及遠道來賀的主教神父們熱心共祭中完成的。

就職典禮，永遠是那樣感人肺腑，新主教穿著輝煌的大禮服，頭戴角帽，手握權杖，在宗座代表的導引下，登上主教寶座，接受教區神職人員的服從誓言。

神父們一個個跪在主教前，心情熱誠，態度謙恭地親吻權戒，領受祝福。神父們，有的屬修會，有的屬教區，有本國籍，也有外國籍的，在幾位才晉陞鐸品的年青神父旁邊，站著幾位鬍鬚冉冉的老神父，他們是在大陸工作過的老將，遭遇磨難而未失望，受過打擊卻始終忠於召叫，他們同他們的老主教在緬懷過去的歲月，現在看到自己培育成長的花蓮教區，交付給一位國籍主教，預期在他的領導下，賴天主福佑，將有一番新氣象；思念至此，心懷又是一番激動。

——摘自賈登遠主教著《回憶錄》第二部花蓮第二十章「青年至上」

慶祝區教區首任主任賈公就職大典暨神職教友留念  
六十四年九月廿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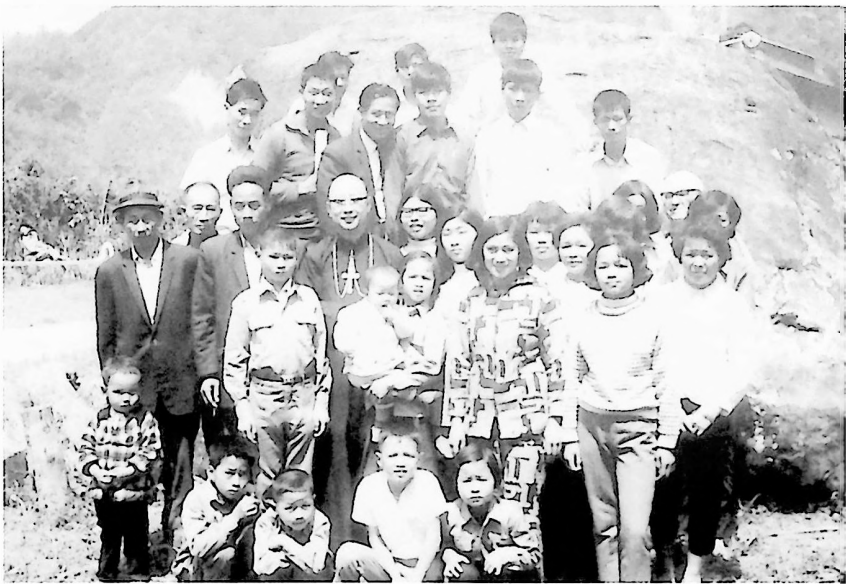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卅日，花蓮教區為費聲遠主教慶賀八十大壽。這張照片是如此的自然，一聽一說，一旁的人也微笑著。

賈彥文總主教在花蓮期間，有一回，有朋友自台北來看他，談話間被一通電話打斷。賈總主教聽出電話是法國神父從巴黎打來的，為溝通方便，他直接用法語與對方交談，不明究裡的朋友以為他正與原住民教友說話，讚美地說：「沒想到你的阿美話講得這麼棒！」他幽默地反問：「真的嗎？」

——錄自《國魂》月刊，民國八十六年八月

在花蓮教區當主教時主日常到鄉下的天主堂作彌撒，彌撒後留下與大家一起吃飯，吃的是大家從家裡帶來一起分享的食物，飯後唱歌跳舞。

回程，看到風景好的地方，就請司機停車，我下車撿石頭，有時也在溪邊洗洗腳，玩一玩。





# 台北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即西曆七十八年二月)

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教廷任命賈彥文主教為台北  
總教區總主教，同年十二月十六日  
就職。

# 我

愛人人，人人可愛。



# 在

金門的羅寶田神父，有次屋頂壞了，他打算自己修理。

他將梯子靠在牆上，梯子一滑，他摔下來，身體不能動了。院子離外頭遠，蚊子咬他。羅神父求聖母：「母親你幫忙啊！不要讓蚊子咬。」聖母真照顧他一夜不讓蚊子咬。

後來，羅神父的會長說他一個人在金門，要他回台北，羅神父說：「我不是一個人，聖母、護守天使、我，我不是一個人。」

羅神父養了一匹馬，他說將來反攻大陸，他第一個要騎這匹馬回湖南他的傳教區。

**馬** 祖像個大隱修院，教會在馬祖就是願意為人服務，給天主的愛。



# 民

國七十四年一月十六日，德蕾莎姆來，我到機場去接她。新聞記者蜂擁而上，我說這是不是打擾到你，修女回答：「我已經習慣了，我跟天主講，這些人在世界上，我照顧他們，在天上天主照顧。」

後來新聞記者問了許多問題，我記得有位記者建議德蕾莎姆以科學化的管理方式來幫助窮人，修女回答：「科學化的方式我們不懂，我們只懂得人跟人、手跟手的接觸。只懂得把愛傳給別人。」

如果我有認識的人在天堂上被列為聖人，我想第一個是德蕾莎姆。



# 到

羅馬述職時，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起吃飯，非常高興看到教宗那麼自然。他吃一大盤義大利麵，吃著吃著就問：「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怎麼樣？」吃吃就問幾句話，特別是有關在中國的傳教情形。

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中國主教團及神職人員時致詞：「可愛的弟兄，我把中國的傳教工作託付給中國之后聖母瑪利亞。我也為中華民族的進步繁榮而祝福。我每天關懷他們，為他們祈禱。我全心依靠耶穌基督死亡和復活的能力，同伯多祿宗徒一起說：『願平安與在基督內的你們眾人同在』（伯前五1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真是一位「和平的使者」，沒有他不寬恕的，為教會對人有傷害的地方，他都想辦法彌補。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廿五日，菲律賓馬尼拉雅達松大學，頒發教育學榮譽博士學位給賈彥文總主教。當他獲知此一消息，並沒有驚動各方人士。一如往常，他安排法國避靜後，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接受這項榮譽，然後靜悄悄的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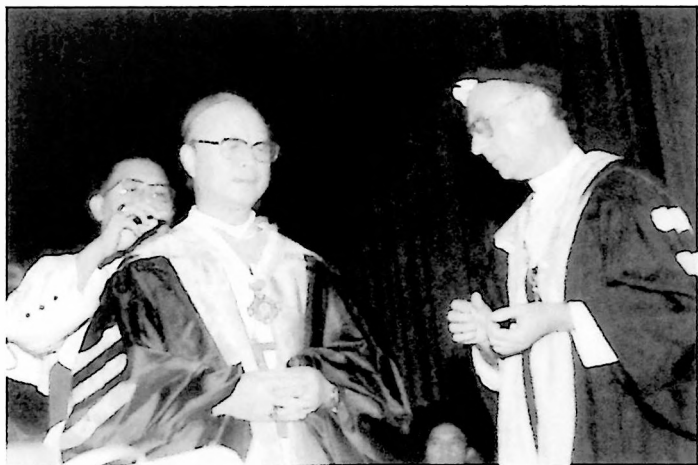
——摘自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國魂》月刊

某次賈彥文總主教帶領修女避靜，他轉述一位神父說的話：「馬都不要了，何必留著馬鞭。」與修女們共勉。度獻身生活者，要大大方方的割捨，別依依不捨。「唯有割捨才能引人走向真愛，」賈彥文總主教說，「走愛的道路只有割捨自己。不看重我有什麼，而在乎我是什麼。既奉獻給天主了，就不再把自己看得重要。」

有一次，賈彥文總主教在夜間主持彌撒大典，他拖著有些不適的身體走上講經台，正準備啟口時，一位教友忽然將投射燈打開，強光直接照射使他雙眼睜不開，影響宣講的思緒，尷尬幾秒鐘裡，有位修女趕快把投射燈關掉，賈總主教立刻向全場說著：「對不起。」剎那時，有股莫名的感動瀰漫滿座的現場，那短短的幾秒鐘，已經為福音做了最好的見證。

民國八十四年，教會為賈彥文總主教舉辦了一場「慶祝晉鐸四十五週年暨升任主教廿五週年」慶祝會，禮堂裡坐滿了人，在隆重的典禮中不少的來賓致賀辭，最後輪到賈總主教講話，會場靜肅下來，大家仔細的聆聽，沒想到他說：「我知道大家致辭時，講了不少恭維的話，幸好我的耳朵重聽，什麼也沒聽到。」

——錄自《愛的種子》，王雲龍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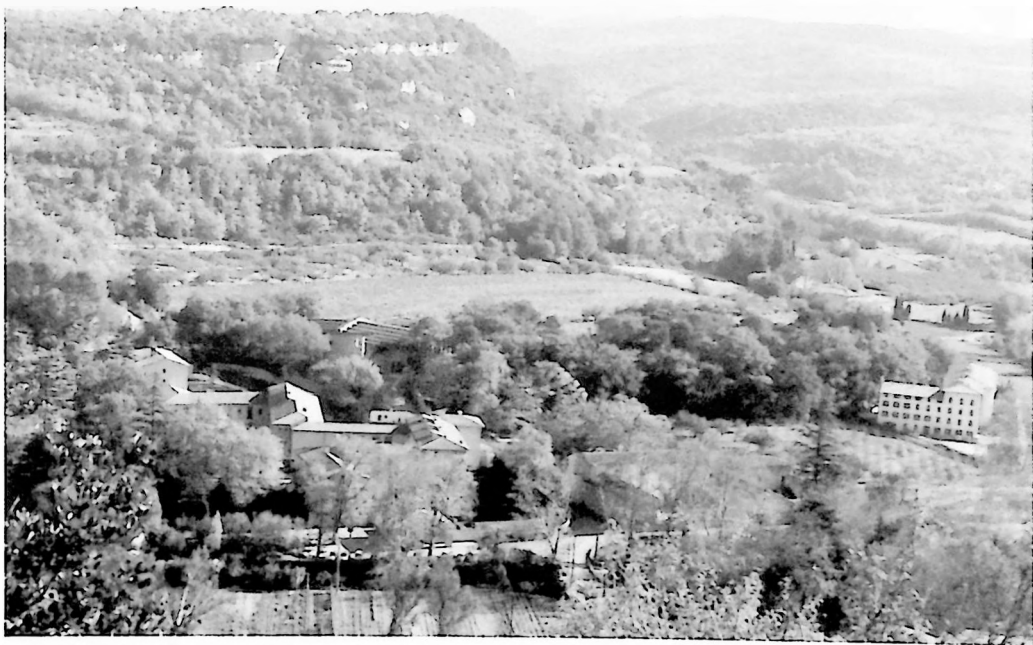
# 我

一生對天主最親密的經驗，是在法國南部 Venasque 生命之母中心會院每日的默禱，即一小時和主親密結合的祈禱。

在 Venasque 一個月後，開始進入獨居隱修的進程，每星期我有一天的獨居。自問：要作什麼？要想什麼？要尋求什麼？我開始散步走路——走很長的路，那時思想來了。我計畫深入聖若望福音，因為這是一部愛的福音。我們的天父由於對我們的愛，派遣祂的聖子，使我們也能在祂內成為天主的子女。

可是我不能再繼續多讀下去，天主的愛給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盡力地想如何能以愛還愛。由於切望答覆這愛，單獨置身於曠野中，我大聲呼喊：「天主我愛你！」但是我發覺很難用言語說出內心深處的感受。

每逢獨居的日子，我帶些麵包和一壺水。那地方觸目皆是採收剩餘的葡萄，碩大甘美，我愉快地飽享，非常滿足和快樂。



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底，我與哥哥賈彥振，嫂嫂及姪子賈占英約在香港碰面。

幫助安排我們見面的苦修院修士告訴我：「見面時總不要掉淚，一掉淚就一直要掉淚。」到了苦修院，遠遠看見我哥哥的樣子，看到他走路的样子，我準備好叫了聲哥哥、嫂嫂，誰也不看誰，繼續往前走。

到了苦修院裡頭，我們一起吃飯說話，哥哥告訴我媽媽過世前後四天常常口渴，嫂嫂對我說：「媽媽去世時沒太想你。」哥哥聽了說：「媽媽想他，也不會跟你講。」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我從正定小修院回河北老家一趟，我記得是上午十一時左右到家，一回家見了媽媽、嫂嫂，哥哥去種地回到家，一看到我在家裡邊就說：「怎麼你回來了？趕緊走！趕緊走！」媽媽說：「你要讓他吃飯呀！」吃完飯後，我嫂嫂抱著占英，我帶著一個小包出村裡。一出村不遠就遇著共產黨軍隊問：「你們到哪兒去？」嫂嫂回答小孩生病到附近村裡看病。第二天哥哥帶著通行證，送我離開共產黨佔領的街地區，到國軍的地區。然後，我從那兒坐火車到正定小修院，然後從正定到北平讀書，之後到義大利羅馬、比利時。

當年離家的時候，不知道是最後一次回家。



# 我

記得媽媽說過的兩句話。

小時候，我做了件錯事，媽媽說：「你做這事是外教孩子做的。」

有回家中請客，媽媽讓我去請親朋好友，我沒有從街上走路，卻從房頂上跳過一家一家間的胡同，這時被叔叔看見。後來回家，一進門，媽媽說：「又跳房子了。」我心想一定是叔叔講的，轉身往外走就找叔叔算帳，這時媽媽說：「回來。你這脾氣不改，一輩子升不了神父。」

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两句話。

我的哥哥十四歲就已經擔起全家的生活了，農裡的勞作都是哥哥在負責，因為我爸爸身體不好常生病，因此我對哥哥非常尊敬。有時媽媽保留給我吃的好東西，我就給哥哥，因為我覺得哥哥應該吃好一些。

小時候我陪哥哥到田裡去工作，有次午飯後我與別的小孩出去抓知了（蟬），找得遠了，看見太陽影子下來了，才知道已過上工時間，我怕被哥哥罵，向爸爸求援，爸爸說：「如果哥哥說你，你就說幫我拿藥去了。」到了地裡，哥哥說：「又去玩，現在才來。」我回答：「爸爸要我去拿藥。」哥哥說：「不要撒謊！拿藥現在也回不來。」從此以後我不敢再撒謊。

有回修院放假回家，我幫哥哥在田裡種地休息時，哥哥看著我日漸稀疏的頭髮，發愁地問：「掉頭髮有沒有危險？別人會不會不要你當神父？」



先母賈曹氏聖名亞納逝於民國五十五年三月  
在大陸本家祭主恩召享年六十歲今接家訊敢  
祈諸友好惠為代禱存歿均感

承承子 賈彥文 泣啓

「主，為信仰祢的人，  
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  
我們結束了塵世的旅程，  
便獲登永遠的天鄉。」

# 退休

(民國七十八年迄今)

我的書桌上擺著一尊聖女小德蘭的雕像，一看到這像，心裡很安靜。聖女小德蘭如同大姊姊，牽著我的手往前走，找到小德蘭，好像也找到天主，因為小德蘭獲得天主的生命和愛，都是那麼真和深。和小德蘭親近而為一，就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天主，與天主的關係更親近，她說：「在教會的『心』中，我就是愛。」小德蘭愛的學問就是愛那愛人的天主。

聖女小德蘭愛天主，天主愛她。她相信祈禱的力量，為煉靈及地上的兄弟姊妹祈禱，她說：「耶穌，我以您的愛來愛您，以您的愛來愛別人，也使別人愛您。」

她將大大小小的痛苦奉獻給天主，承行天主的旨意，接受一切，她說：「天主讓我忍受的，我絲毫不願少受一點點苦。」小德蘭希望有無數的人跟隨她的靈魂來奉獻自己，作愛的全燔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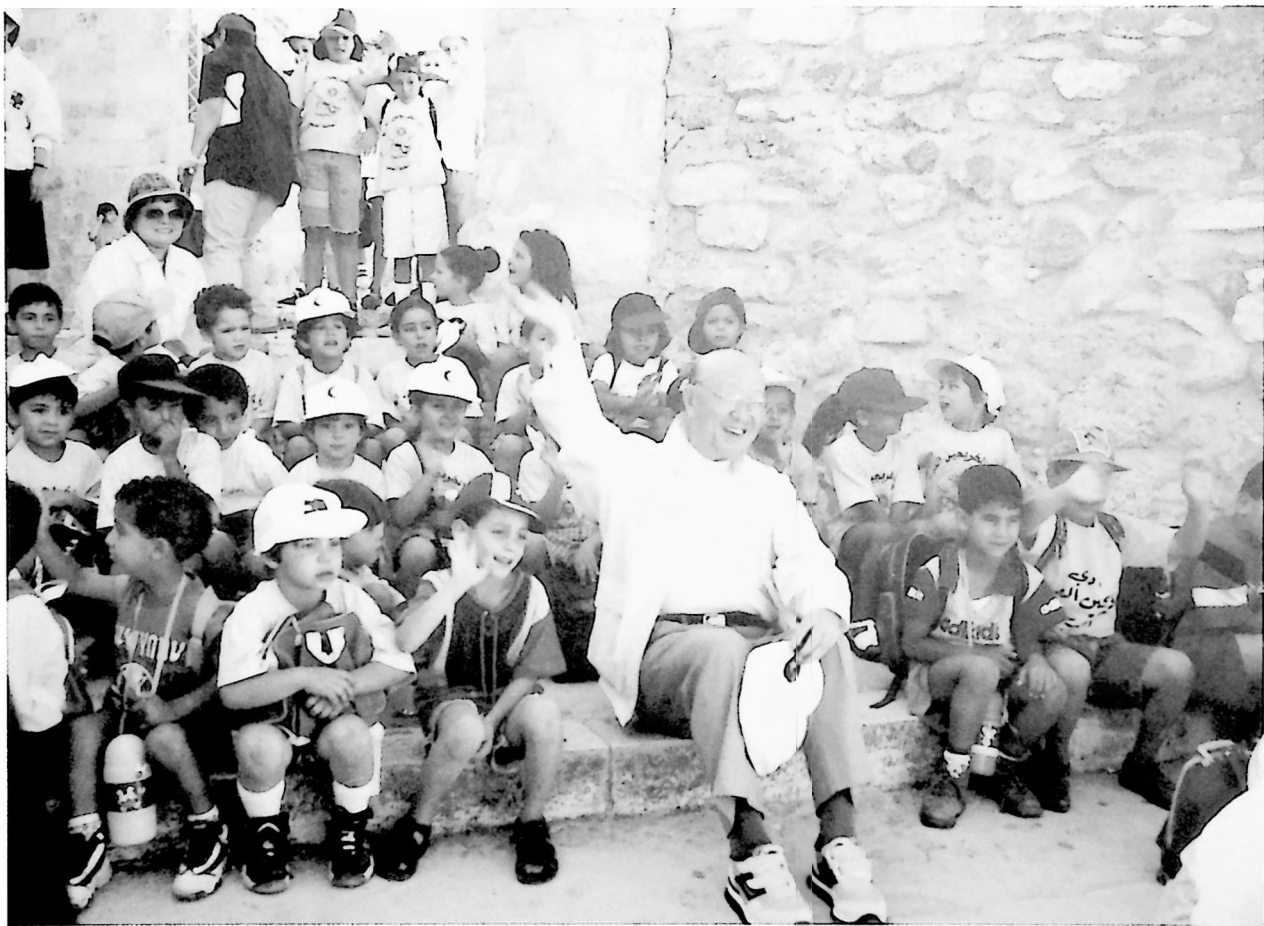


民

國八十七年赴耶路撒冷朝聖。從「天主經聖堂」出來，碰到這群可愛的猶太小孩。

孩子頭，孩子頭，有顆赤子心，走遍天下不知愁。  
盡所能，取所需，憑著赤子心，為人服務何所愁。  
不怨天，不尤人，發揮赤子心，教教學學何所憂。  
既不愁，又不憂，保我赤子心，教化樂天更何求！

——查良鏞「赤子吟」



# 基

督服務團的兄弟姊妹們，  
在信條裡面有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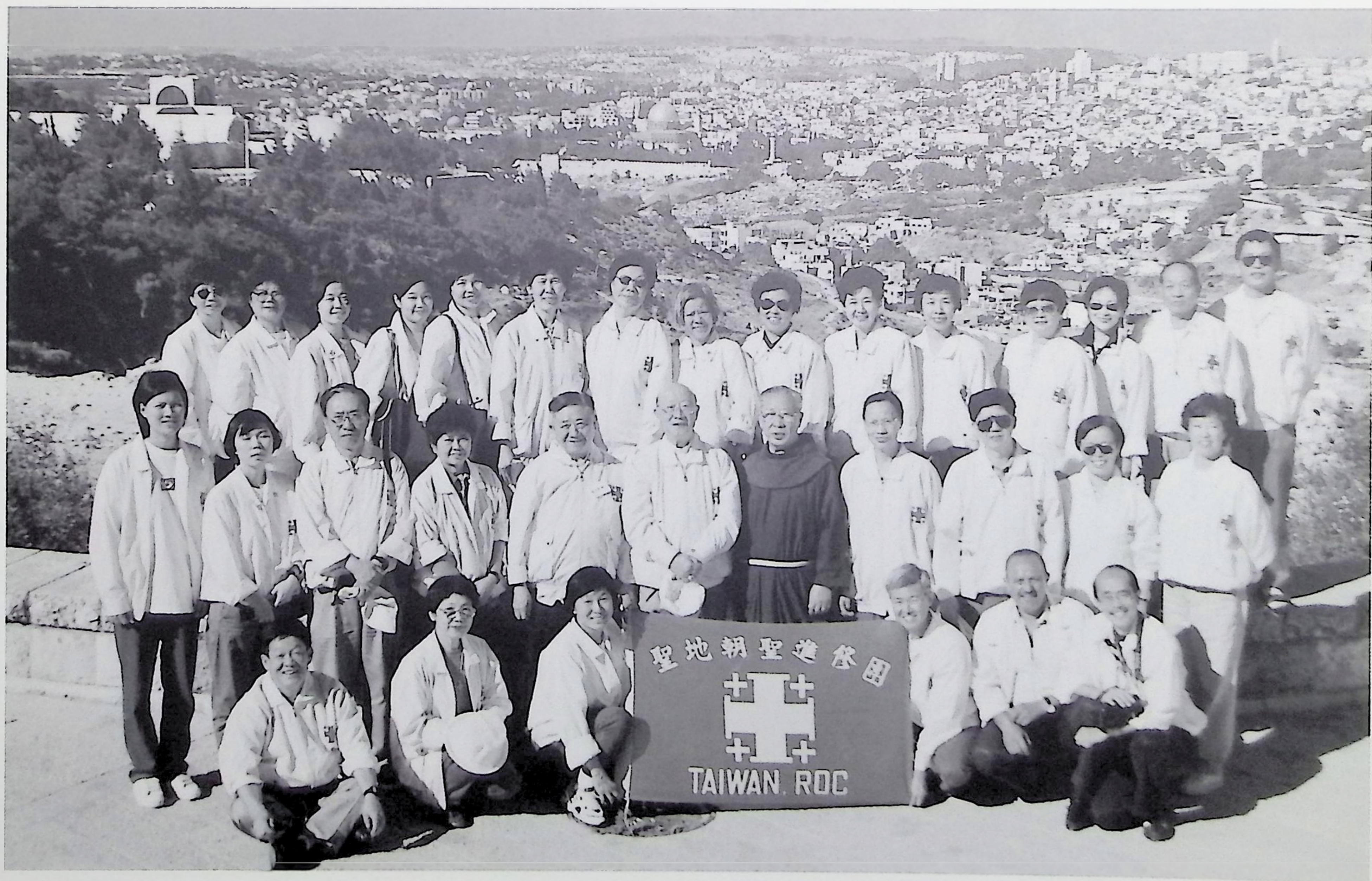
「我要在學業和工作上出類拔萃」。如果我們願意在一切事上，做得到出類拔萃的地步，提昇我們的生活，那便要在一切平凡的行動中，注入愛天主、愛人，興教建國的精神。注入的不是來自我們自己的，而是來自耶穌所賜的恩寵，由它所產生的一種超性的力量與氣息，使我們不停留在現世的境界中，而提昇到天上的思維中。

我們基督服務團，不同於他人的服務，即在於我們與人接觸時，因著我們出自內心的信仰生活，因著耶穌的救贖，使我們平凡的言行，反映出超性的真理，即是由平凡提昇到與天主、與永生、與真正的愛有關的層面。

我們服務他人，或更好說與他人接觸，常希望如鹽一樣，為菜餚必需的調味品；和光一樣，能發揮各種照明的功效，使人看到人生美好，前途光明。為作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時時事事，舉心向上，提昇我們自己，也因此而提昇他人。

——賈彥文總主教講於民國七十四年





羅光總主教從狄剛總主教口中得知我晉鐸五十週年，他很興奮地願意參加我的彌撒。他忘記了我在花蓮，因此寫信表達他的希望，同時希望我能去台北並去天母，他要請我吃飯。羅總主教，老師的用心，非常使我感激。

羅總主教身體狀況不佳，裝的呼吸管作用不理想……

我常為他祈禱……

如能早去台北看看羅總主教，應是一件值得細心考慮的事。



花

蓮很靜。

隱居生活在慢慢的功夫裡。

「靜」是與天主同在，「靜」是把時間給天主。



我已經很久未公開做彌撒、講道理。今天好像很正式的樣子，穿上祭衣，戴上帽子，戴上十字架——帶著我的十字架，跟大家在一起。我們人不多，但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今天是我晉鐸五十年，很高興大家來，今天是個感恩的日子，我很感謝天主。我想我之所以能當神父，能有這樣的生命，首先要感謝我的本堂神父。我十多歲時，有一次去跟神父拜年，神父對我說：「你可以去做修士，以後跟我一樣做神父。」但我們家很窮，是住在山裡的人，家庭情形不容許我去讀書，所以神父就介紹一個教友家庭供給我的學費及生活費，連衣服都供給給我。我自小修院畢業到大修院去以後，很快就到羅馬，以後就都是公費，沒有什麼大的困難。所以我很感謝我們的本堂神父，他提醒我走修道的路，他介紹教友家庭幫忙我。

我也想起我的父親，他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在生病，四十二歲就去世了。當本堂神父說我可以去修院讀書時，父親說：「家中的生活都是你哥哥負擔，你去問你哥哥吧。」我去問哥哥，哥哥說：「我沒有讀過書，我不識字，你能讀書，我非常高興。」我說：「神父要我去進修院。」哥哥說：「是我跟神父的秘書提的。」所以我覺得我的哥哥非常偉大。他在七十八歲時去世。今天想起家裡的人，心裡很感謝。

在我生命當中記憶最深的就是在成大天主教大專中心（簡稱中心）的日



子。記得我中風以後，許多名字都忘了，但一提起中心的同學，都會想起來，天主特別讓我跟大家有接觸，大家跟我，彼此之間的接觸很簡單，但有很深的結合，這是天主的恩典。也因為有台南的這段經驗，使我對任何人都很真誠，都很願意與別人結交，好像一家人一樣。

今天成道學不在。他的犧牲精神，我不敢說是中心給他的。但他講過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成道學告訴我，中心剛剛建造時，許多同學出力幫忙，他問一個同學：「為什麼你願犧牲你的時間來服務，幫忙搬東搬西的？」那位同學回答說：「因為賈神父犧牲自己，感動了我們。」後來我給道學寫明信片，跟他說：「這個服務精神是你傳給我的，你是中心的靈魂。」成道學收到這張明信片後說：「這是我的畢業文憑。」由此可以看到中心的服務精神，愛的精神，是中心的特徵。我們中心有幾個人，真是把這精神表現了出來，當然今天在場的我們的晉德也表現的很好，在救災時充份表現出來。我希望這個服務精神能堅持下去，把「我愛人人」的精神傳下去。

如果今天在彌撒當中，我們能願意藉著多多付出、多多為人服務的精神，以此來感召人，那麼我們今天的相聚就有很大的意義。我可以說，中心的精神，就是學習耶穌的服務精神，今天的福音最後一句話：「對了，你也照樣去做吧」（路十37）。我們也照樣去做，把自己交付出去。把自己交付出去，所獲得的一定比交付出去的更多。

——民國九十年七月十五日賈彥文總主教晉鐸金慶，於彌撒中的講道

「凡受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羅八14）

聖神引導時，天主在你心裡邊。

記住一句話，生活它就夠了。走向天主要我們走的路，這時祈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祈禱，在祈禱中步步走向天主。



問

：如果有一天您一個人漂流到海中孤島，島上什麼都沒有，您只能依靠聖經裡一句話生活，那句話是？

答：「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希十七）

天主，我來為承行

你的旨意

希十七  
七節

賈彥文書

九一年  
五月五日

## 賈彥文總主教年表

民國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出生

◎一月十七日，出生於河北自元氏縣齊範村。

民國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 十一歲

◎七月，在家鄉小學未畢業，即入河北正定柏棠小修院，隨修院課程不分初中高中，共讀八年。

◎在小修院最後一年，因戰後難請到初一國文老師，曾教書一年。

民國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 二十歲

◎十月，進北平西直門外神哲學院文聲總修院（哲學二年，神學一年）。

民國三十七年 一九四八年 廿三歲

◎十一月，由上海乘船至法國馬賽，再轉羅馬，入傳信大學讀神學碩士（四年）。

民國四十年 一九五一年 廿六歲

◎七月十五日在羅馬傳信大學別墅Castel Gandolfo晉鐸。

民國四十一年 一九五二年 廿七歲

◎七月赴比利時。於魯汶大學讀教育碩士（三年）。

民國四十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三十歲

◎任中國留學生指導司鐸，負責鳴遠獎學金委員會共六年，總計在比利時九年。三年讀書，六年工作。

民國五十年 一九六一年 卅六歲

◎十二月抵台南，任台南教區副主教、天主教學生中心輔導，成大法文系兼任副教授（九年）。

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四十五歲

◎七月晉陞嘉義教區主教。

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四十九歲

◎十二月轉花蓮教區主教，次年一月正式就職。

民國六十七年 一九七八年 五三歲

◎十二月任台北總教區總主教，兼任金門、馬祖宗座署理區署理主教。

民國六十九年 一九八〇年 五五歲

◎八月廿五日，獲頒菲律賓亞達松大學教育學榮譽博士。

民國七十三年 一九八四年 五九歲

◎中風，赴法國休養。以後每年七月都赴法休息，為靜修月。

民國七十五年 一九八六年 六一歲

◎由法回台途中，在香港會見分離多年的兄嫂、侄子。

民國七十八年 一九八九年 六四歲

◎獲教廷批准退休。

◎此後數年經常給各團體講避靜。

民國八十九年 二〇〇〇年 七六歲

◎八月隱退，定居花蓮

民國九十年 二〇〇一年 七七歲

◎一月十七日，過去的學生來花蓮為總主教慶生，並發起成立「賈神父育才計劃」。

◎七月十五日，晉鐸金慶，主持感恩祭，表達感恩與紀念。

民國九十一年 二〇〇二年 七八歲

◎到今年五月，退休已十三年。

# 病中日記

「病中日記」摘錄整理自賈彥文總主教自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至民國九十一年五月親筆所寫的日記。總主教在他的病中日記，透露了他那孩子般的純潔和信賴。聖神的愛浸透了他的靈魂。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聖安德肋瞻禮 瞻禮五

感謝天主賜我今天的生命，求天主使我健康的生活。

多多祈禱、謙虛、忍耐、愛天主、愛人，立善表，不再注意外表的應酬。

不想做什麼大事，在小事上忠信，承行天主的旨意即好了。

活於天主，衷心喜悅。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五 瞻禮六 可能去豐濱

感謝天主使我有今天的生命，能每日舉行彌撒聖祭，能完全求天主賜煉靈早升天國。

我的意向：一、在世的人認識天主，敬愛天主。

二、煉獄靈魂早日升天。

三、為病人、受苦的人、監獄裡的人。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瞻禮三 將臨期十九日

好好活今天，基督臨近了，要時時接近祂。

一、一切不急，細嚼慢嚥。

二、食不過量，言不過份。

三、心曠體安，樂承主旨。

四、一呼一吸，都是祈禱。

五、不因病痛，而求早死。

六、不因健康，貪生怕死。

七、不把人放在天主以前，求聖神領導我與人的交往。

八、生活要簡單，樸素不苛求。

九、尊重每個人，不要因他人之個性不合己意而不滿意。

十、「愛人」就是幸福。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又有一天可以多愛天主多愛人，

多獻彌撒為救煉靈，也為自己一生的缺失多做補贖。

看到信件中，無老友寄的，有些失落。自己行蹤不定又在病中，自然情況會改變。

要會割捨。

耶穌降生時只有牧童來朝見，祂隱居的生活更是承行天主的旨意。

你要靜靜地過這準備歡迎耶穌來臨的一天。

——整理自賈彥文總主教所寫的日記

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 星期一 天主之母瞻禮

高高興興迎接二十一世紀。

感謝天主一年來的恩賜。

祈求天主降福未來的一年，一切承行主旨。

天主願我繼續生活下去，我只求天主賜我力量、智慧、耐力，每時每刻活在天主內；

如果天主要我離去，面對面和祂生活在一起，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只願天主的「愛」，使我更愛祂，更愛人，配得上做祂的好孩子，把我抱起來帶到天上。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一日 主日 六點半彌撒 新城十點

我把我的一切不舒服即所謂痛苦都為中國教會奉獻，愉快地接受它。成了我生活的本質。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晉鐸五十年紀念日

在人不能，在主卻能；

誰也不能，只有主能。

二〇〇一年十月三日 星期三 瞻禮四 平日 第一日 避靜

「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適於進入天國。」（路九29）

以亞爾斯本堂維雅那神父為榜樣。

在聖體內、基督內，即早晨的彌撒中每日頌讚中與耶穌結合。

自己與耶穌結合即能領導教友親近耶穌。

二〇〇一年十月四日 星期四 瞻禮五 晴

一夜平安 感謝天主 避靜第二日

「他們沒有酒了」聖母救世的中介人。聖母的「苦」一把利劍刺透妳的心。

「樂」在晚餐廳裡和宗徒們領受聖神。

祈禱與天主結合，會認識自己靈魂的狀況。

二〇〇一年十月五日 星期五 瞻禮六 避靜第三日

越老該越謙虛，越真誠，越有耐性。

要「良善心謙」（瑪十一19）。

過去一些工作上的滿意已成過去，不要活在回憶中，

要腳踏實地的活好美一刻，為愛天主，為愛人。

不要想佔有，要捨棄自己。

生活在聖事內。我當注意每天朝拜聖體。

辦告解：

一、自我中心太重，太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二、對自己的健康，身體的不適，太注意，不甘心接受，更達不到甘心受苦的境界。我雖每日清晨跪下祈禱時重要的兩點：一、奉獻自己的一切給耶穌聖心，為愛天主、愛人。二、求賜一天高興接受一切。但在一日的生活中還是很敏感地以自己的個性脾氣為標準，不順心的事仍難以做到心甘情願的接受。

三、自己曾在生命之母團體內許願每日朝拜聖體一小時，後因病不能執行。現在好些了，該慢慢恢復。

與主結合在祈禱內。彌撒、每日頌讀、在聖事內、牧靈工作內。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露德聖母 世界病人日 除夕

聖母的愛緊隨著我們，懷抱我們，常堅定我們。

耶穌！唯主旨是求。

我想我在二〇〇二年的除夕找到了我的中心思想。不知不覺又回到雷鳴遠神父的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

——整理自賈彥文總主教所寫的日記

二〇〇二年五月六日

隱藏天主內，

生活人心中，

為人人祈禱。

## 聖事賜我生命

聖神暗在我生命中工作

- 一、當然我不知我領洗於何時，對兒童時代亦毫無所知。
- 二、稍大毫無困難的度小教友生活，跟家人一起祈禱，侍奉天主。
- 三、只記得向本堂背過要理，以後便可以告解領聖體，但不記得何時，如何有了首次告解，何時初領聖體，只知入小修院後，十一歲領了堅振。但毫無內在的領悟。
- 四、修院生活盡力做好，誠心誠意，毫無忽略處，在大修院亦如此。
- 五、「五品時」記得在領品前曾非常有意識的知道自己的一生要做什麼，「完全獻給天主及祂的教會」。六品時不記得有什麼進一步的想法。
- 六、晉鐸時是喜樂達到目的，但不記有什麼特殊感受。
- 七、負責學生工作，「魯汶和台灣」，已深入為人服務的領悟，並把基督帶給人。「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雷鳴遠神父的神修影響了我，也可以說從正定小修院、石門大修院、羅馬、魯汶，都是在效法雷神父的精神，在台灣亦如此。教區責任由於身為副主教，漸漸不知不覺擔負起來對整個台灣教會也進入關愛。
- 八、晉牧及以後的工作：愛教區、愛教會，暗暗由聖神領導，有著相當的看法。
- 九、退休前後是天主恩寵在我身上工作最深入的時刻。現在內心與天主結合，為主而完全奉獻，全屬於主，任其運用，為心甘情願，求之不得的渴望。主愛玉成之，只求只屬於天主，在天主內去給人服務，愛人而不求人愛，知所割捨。

——整理自賈彥文總主教所寫的日記

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



藉著愛天主  
走向天主

《走向天主—買神父的照相簿子》

編著：林保寶修士 編輯顧問：奚淞 封面題字：區紀復 美術設計：唐亞陽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狄剛總主教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七日

天主教基督服務團叢書 出版發行：基督服務團 地址：100台北市汀州路三段27巷28弄4號4樓

親近天主就是福